

恨海

吳趼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恨 海

吳趼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封面設計·陈业恒

恨 海
吳 趼 人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蔚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2 6/16 字数：50,000

1956年11月新1版

1957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45,000

(原通俗文艺版印35,000册)

統一書号：10077·352

定价(6) 0.20元

回 目

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	一
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	七
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三
第四回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	二〇
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縈愁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	二六
第六回	火熊熊義民燒教堂	病懨懨母女住濟寧	三四
第七回	逢驚險伯和發橫財	遭意外戟臨喪殘生	四二
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歸大限慈母撒嬌娃	四九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五五
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六二

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遭離亂荒村撈小極

却說光緒庚子那年，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打進京城，兩宮西狩，大小官員被辱的，也不知凡幾。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名棨，表字戟臨，廣東南海人；兩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學習；接了家眷，來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藹。在南橫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頓。恰好他一位中表親戚，從蘇州原籍，接了家眷來京。一時尋不着房子。戟臨本來嫌房子太大，便分租兩間與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親戚姓王，名道，表字樂天。妻子蔣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樂天是個內閣中書，與陳戟臨一般都未曾補缺。京官清苦，長安居不易。戟臨住了北院的五間房子。西院三間，王樂天住了。還有東院三間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錢，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賃的條子貼了出去。過了幾時，便有一個人來問，要賃房子。戟臨便招呼他看過；問起姓名。那人道：「姓張，名皋，字鶴亭，廣東香山人。」戟臨見是同鄉，更是歡喜。議定了租金，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華。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說出來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院子，三家人家，四個小兒女；那時都在六七歲上。王家本是陳家老親，張家又是陳家同鄉，同在一院裏居住，內眷們來往，甚是親密。四個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處頑。戟臨請了一個蒙師，在家裏教兩個孩子讀書；王張兩家，

也把女兒送來附學。小孩子家，愈加親密，大家相愛相讓，甚是和氣。張鶴亭每過一兩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來鶴亭是一個商家，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洋貨字號，很賺了幾個錢。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門大街。每年要往來照應。凡是到上海去時，便托戟臨照應內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陰迅速，不覺已過了五六年，戟臨已經補了營繕司實缺。滿漢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個木廠監督的差使。光景較前略爲好了。一日，李氏對戟臨說道：「祥兒今年已是十三歲，瑞兒也十二歲了。他弟兄兩個，近來很用心讀書，我看將來也不輸與老子。」戟臨笑道：「奇了，怎麼夫人平白地誇獎起兒子來？」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誇獎他們。可知做父母的看見兒子好，心中便格外歡喜；歡喜了，便多方要代他們打算。」戟臨道：「打算甚麼呢？」李氏道：「打算同他們說定了親事。」戟臨道：「這個忙甚麼，他們年紀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爺有所不知。我看見同院的兩個女孩子，和我們祥兒瑞兒，真是天生的兩對。便想說定了。」戟臨道：「同住在一個院裏，怕他們跑了不成！過兩年，再說不遲。」李氏道：「不是怕他們跑了。我看得這一對女孩子，實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說了去。豈不是當面錯過？」戟臨沈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聰明。近來我見他還學着作兩句小詩，雖不見得便好，也還算虧他的了。說話舉止，也甚靈動。張家棣華，似乎太呆笨了些，終日不言不笑的。並且鶴亭是買賣人，一點也不脫略。那一副板板的商人習氣，還不肯脫。他未見得便肯和我們官場中結親。」李氏道：「我們且央媒人去求親，肯不肯再說。此刻提也不會提起，怎麼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當下商議已定。次日，戟臨便央了兩

位媒人，分頭去說合。王樂天一口便答應了，把女兒娟娟許與仲藹。張鶴亭聽了，却與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這是兒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婦人家商量？」鶴亭道：「不是這等說。我天天在外頭，回家的時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見着，他們祥兒到底人品資質如何？雖然說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麼，然而一舉一動，與及平日脾氣，總可以看得出點來。他們現在一處讀書，可還和氣？這也是要緊的。」白氏道：「祥兒的舉動，倒比他兄弟活潑得多。常聽說讀書，也是他聰明。至於和氣不和氣，這句話更可以不必說，此刻都是小孩子見識，懂得甚麼？」鶴亭道：「這倒不然。彼此向來不相識的，倒也罷了；此刻他們天天在一處的，倘使他們向來有點不睦，強他們做了夫妻，知道這一生一世怎樣呢？」白氏道：「他們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處頑笑，有甚麼不睦？」鶴亭便不言語。到書房裏看看衆孩子的情形。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便踱了出來。那裏看得出個甚麼道理？可有一層：陳戟臨是個仕宦世家，教出來的孩子，規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兩個，雖然十一二三歲的孩子，那揖讓應對，已同成人一般。這一着鶴亭早就看在眼裏，記在心上。這回同白氏商量，一則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則自己只有一個女兒，也是慎重他的「終身大事」之意。其實他心中早有七分應允的了。當下回到東院，再與白氏商量，不如允了親事。但是允了之後，必要另賃房子搬開，方才便當。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個話。夫妻們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對媒人說知。媒人回了戟臨的話，自是歡喜。張鶴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尋了一所房子，搬了過去。戟臨便把東院收拾起來，做個書

房，王樂天仗着是老親，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沒有搬開。一面擇吉行文定禮，從此交換了八字婚帖。娟娟仍舊上學，同着讀書。他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放了學時，常到李氏這邊來頑，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歡喜他，撫摩玩弄，猶如自己女孩兒一般。鶴亭自從搬開之後，棣華便不讀書，只跟着白氏學做女紅，慢慢便把讀過的女誡女孝經都丟荒了；只記得個大意，把詞句都忘了。

光陰荏苒，到了庚子那年，兩對小兒女，都長成了。棣華與伯和同庚，都是十八歲；棣華大了月分。仲藹十七歲，娟娟最小，也十五歲了。這年陳戟臨升了本司員外郎。這一年也正是義和團起事的時候，自上年，便有了風聲，到了正二月裏，便風聲一天緊似一天。王樂天這人向來膽小，又是身體孱弱的。到了三月裏，外面謠言四起，樂天便告了個假，帶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蘇州原籍去了。與戟臨說定，等過兩三個月，沒事，仍然帶眷來京。萬一有了事，這裏總是安身不得，便在上海相會。戟臨一一答應，送了一程，便自回去。此時仲藹、娟娟都已知識漸開，大家都戀戀不捨之意。近來張鶴亭到上海去了，只丟下家眷在京。自從樂天行後，那京官紛紛告假回籍的，絡繹不絕。惱了政府，下了一個號令，不許告假。於是一種京官，稍有知識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幾次到戟臨處，商量出京南下。爭奈此時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兩個，不便遠行，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直挨到四月底邊，忽接了鶴亭電報說：「此間消息不佳，倘料得亂事將起，即祈南下，並請挈帶舍眷，……」云云。戟臨此時也有了主意。外面謠言，一日數

起。忽然說各國公使已經電調洋兵入京，準備開仗；忽然又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入京護衛；又有人說董福祥的兵，淨是義和團；又有個說端王已經向公使館下了戰書，明天就要開戰。此時京裏的人，那一個不慌做一團。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戟臨慌了，便請了白氏來，叫他收拾細軟，帶了女兒出來；自己派了家人，和兩個兒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帶了女兒棣華同來。當此亂離之際，也不及講那未婚迴避的儀文了。戟臨吩咐兩個兒子起行。仲藹道：「父母都在這裏。當此亂離之時，豈有兩個兒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張伯母出京，孩兒留在這裏，侍奉父母；萬一亂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處避亂。」戟臨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們何苦身處危地！莫若我在這裏，你兩個奉了母親，和親家母一同去罷！」李氏道：「老爺在這裏，我們豈可以都走了？還是孩兒們同去的好。」仲藹道：「母親和哥哥同去罷！孩兒在這裏侍奉父親。」戟臨道：「小孩懂得甚麼？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藹道：「別的事不敢令父親動怒，這件事但憑大人責罰，孩兒也不敢行。」戟臨無奈。只得叫伯和一個，帶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僱了兩輛騾車動身。誰知到了火車站時，站上的人，一個也沒有了。說是今天不開車了，因為怕洋兵進京，已經把鐵路拆斷了。伯和沒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騾車過去，僥倖趕到豐台，可望有車。又和車夫商量，加了他車價，一路向豐台而去。那騾車又不敢在鐵軌旁邊行走，恐怕遇了火車，躲避不及，只得繞着道兒走。走到太陽下山，將就在一家村店裏住了。這家店，統共只有一間客房，房裏又只有一張土炕。棣華此時，真

是無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頸，在一旁坐下。這家村店，却又不備飯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胡亂買幾個燒餅充饑。幸得沒有第二夥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車夫在堂屋裏打盹。過了一夜。次日套車起行。走到豐台車站，只見站上燒的七零八落。是日又趕不到黃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

伯和因爲與棣華未曾結親，處處迴避，一連兩夜，在外間打盹。北邊村落房屋，外間是沒有門的，因此着了涼，發起燒熱來。這天就不能行動，只得在那村店裏歇住。白氏甚爲心疼，便叫到房裏炕上睡下憩息。棣華只得在炕下一張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帶着有廣東的午時茶，白氏親身和他熱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是夜伯和就在房內歇了。好得北邊土炕甚寬，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個房子大，動輒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張矮腳炕几，擺在當中，讓伯和睡在几那邊，自己和女兒就睡了。這邊。若在北方人，這等便是分別得很嚴的了。棣華何曾經過這種光景，又是對了一個未曾成婚的丈夫，那裏肯睡。只是背燈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裏吃藥取汗，睡了一大覺，此時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見一燈熒然，棣華獨坐，白氏在那邊已睡着了。對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輕輕的說道：「姊姊睡下罷！」——看官，須知棣華比伯和大了兩個月，從小在書房裏，便是姊弟相稱的，所以此時伯和也照前稱呼，叫一聲姊姊。棣華聽了伯和這句話，低頭不語。伯和又道：「有炕几隔開了，伯母又在那邊。你看那紙窗都破了，雖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風的，不要受了涼！」棣華低着頭。半晌，慢吞吞的低聲說道：「賢弟請將息罷！病才好呢！」伯和聽說，一骨碌坐起來。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

却說伯和一骨碌坐了起來，棣華暗吃一驚。他起來做甚麼？他叫我睡雖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強來相干，那就不成話了。只聽得他說道：「姊姊睡罷！不要熬壞了身子，明天還要動身呢！」棣華低聲道：「賢弟請睡罷！病才好，不要又着了涼！我倦了，自然要睡的。」伯和也不答話，把夾被窩推過一邊，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來，方才說道：「我仍舊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請安睡罷！」說罷，出去了。棣華暗想：我們還是小時候同過玩笑，這會隔別五六年不見了，難得他這等憐惜我，自己病還沒有大好，倒說怕我熬壞，避了出去。他這個病，是爲迴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來的，今夜怎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時，又羞於出口；欲待不叫，於心又不忍。便站起來，輕輕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親醒醒！」白氏驚醒，問是甚麼事。棣華低頭不語。白氏笑道：「甚麼事？叫醒我，又沒有話說。」一面坐了起來，又問甚麼事。棣華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白氏甚爲疑心。一回頭看見伯和不在炕上，便問那裏去了。棣華向外間一指，眼邊不覺一紅。白氏正要下地，只見伯和走了進來，說道：「我在這裏，姊姊總不肯睡，所以我仍迴避出去。」白氏搶着道：「這又何必！現在我們是逃難的時候，那裏還論得許多規矩。賢姪快睡了；女兒快過來，靠我這邊躺下。誰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華，棣華只是低着頭。白氏

道：「賢姪先睡下罷！我會叫他睡的。」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華拉到炕沿上道：「睡罷，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華還只低着頭，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幾次，方才盤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連母親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這嫌疑之際，令人十分難過。倘是先成了親再同走，倒也罷了。此刻被禮法所限，連他的病體如何，也不能親口問一聲，倒累他體貼我起來。我若是不睡，豈不是辜負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尙未成婚的夫妻，怎麼同在一个炕上睡起來？想到這裏，未免如芒在背。幾次要坐起來，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強睡着。一夜想這個，想那個，何嘗睡得着。

天才亮，棣華就坐起來，微舒俏眼，往伯和那邊一望。只見他側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夾被窩，翻在半邊。暗想此刻天將黎明時候，曉風最易侵人的；況且正對了那破紙窗，萬一再病起來，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蓋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親，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諒他要動身的了，不多睡一會，怎禁得在車上勞頓？待要叫醒伯和，又出口不得。思來想去，沒有法子，只得輕輕下了地，悄悄的走過來，輕攢玉手，把夾被窩一拉，代他蓋了。誰知白氏早已醒了，不過閉着眼睛養神，棣華代伯和蓋被窩，恰遇了白氏雙眼一睜，早看見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點呀！」這一句話不打緊，却羞的棣華滿面通紅，直透到耳根都熱了。連忙退了幾步，坐到椅子上。暗想若是成了禮的夫妻，任憑我怎樣都不要緊，偏又是這樣不上不下的，有許多嫌疑。真是令人難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兩不相見，不過多一分惦記，倒也罷了。

偏又現在對面，叫人處處要照應，又不能照應。弄得人不知怎樣才好。想到這裏，不知怎裏一陣傷心，淌下淚來。白氏坐起來，一眼瞥見，問道：「哭甚麼？」棣華拭了眼淚，勉強應道：「沒有哭。」白氏歎道：「我也知道你爲難。但是你們非非常的可比，從小兒在一處的，姊姊弟弟相處慣了。今日在這亂離之際，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邊。其實『嫌疑』兩個字，也可以從權免了。我見王家娟娟，和他們小瑞兒，是終日有說有笑的，雖然他們老親，究竟也是個未曾成禮的夫妻。娟娟何嘗像你？我們早是搬開了，倘使當年不搬開，你便怎樣過呢？」棣華聽了，猛然想起，倘使當年不搬開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時候年紀小，自然不懂得甚麼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處慣了，猶如養媳婦一般，倒也罷了。偏是我處的這個地位難。

正在胡思亂想，伯和也翻身起來了。揉眼問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來了？」白氏道：「賢姪今日可痊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動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道：「不知在這裏可打聽得出來？」伯和道：「這裏的人，糊塗得很，昨天我問他們，他們都是所問非所答，但知道大師兄殺洋兵，又是甚麼天兵天將的亂說一遍，沒有一句聽得的話。我們只索早點動身，到前面去再打聽。」說罷，出去，叫起李富，燉水洗臉。白氏母女也梳洗過了。伯和叫套車，忽然兩個車夫之中，有一個說：「不去了！我不做這買賣了！我昨天晚上聽得人說：『洋兵已經到了衛裏，正和大師兄在那裏開仗。』洋兵用的是槍砲，大師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師兄便不怕槍砲，咱們可不行。我不能爲了賺幾兩銀子，去陪你們做砲灰。」那一個車夫還勸他說：

「咱們都是大清朝人，大師兄『扶清滅洋』，自然保護咱們，去走走，怕甚麼呢！」李富便說：「咱們不一定到天津，隨便到了黃村也罷，安定也罷，郎坊也罷，只要遇了火車，我們便上火車去了。怎見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砲灰呢？」那車夫道：「你還做夢呢！還有火車，你這一輩子莫想了！所有鐵路，都被大師兄一把神火，燒的化了水了。」伯和聽得，便出來問：「怎麼樣了？」那車夫道：「不必問怎麼樣。總而言之，這買賣我不幹了。算還了我車價，我回去了。」伯和問這一個車夫道：「你呢？」車夫道：「他不幹，由他不幹去。只是你們四個人，同坐了我的車，只有一個牲口，那裏拉得動！早知道要長行，應該弄一輛雙套車才是。」伯和道：「在這裏再僱一輛車來，不知可有？」車夫道：「這小鄉莊地方，那裏去僱車？僱兩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麼你代我們去僱來！」車夫答應去了。那一個便趕着空車去了。不一會，那僱牲口的車夫回來了，說：「這裏連個牲口都沒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己養的，不肯受僱。」伯和道：「這就沒法了，只好同坐了一個車的了。」車夫道：「不是我不肯，無奈牲口拉不動。」伯和道：「拉不動，走慢點就是了！並且我們跨車沿的，未嘗不可以下來走走。」車夫答應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時，却不知他那裏去了。

伯和回到房內，悄悄對白氏道：「我方才站在院子裏，和車夫說話，看見門外逃難的車，比前兩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發亂了。我們把緊要的東西，悄悄的分纏在身上罷！」白氏聽了此言，不覺慌了道：「外面怎樣了？」棣華道：「母親且莫問。這個是好主意，纏在身上，總比放

在箱子裏穩當些。白氏連忙取出鑰匙，開了小皮箱，取出首飾匣，把兩對珠花拆散了，與幾件金首飾，母女兩個，分纏在身上。棣華看匣裏，還有十兩金葉，取了出來，對白氏道：「這件怎樣？」白氏道：「這個交給賢姪罷。」伯和正在那裏開了自己箱子，取銀子；多了不好帶，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够用；十分躊躇。聽得白氏此言，回頭一看，棣華便把金葉遞給伯和。伯和接在手裏，把二三十兩散碎銀子，纏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東西來，遞給白氏道：「這是家傳的一件玩意兒，家母給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贅東西，帶它不便，請伯母代我收了。」白氏接過來。棣華偷眼看去，是一個白玉雙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裏。棣華道：「這東西放在箱子裏不穩當，還是帶在身上罷！」白氏便遞給棣華。棣華重新把身上東西解下，把雙喜牌放在一起，再纏上去。伯和又取了幾十兩銀子，交給李富，叫他纏上。又取出這幾天的車價來，鎖了箱子。把十兩金葉，分做兩處，解開腿帶，把他束在腿上。然後叫車夫，誰知那車夫還沒有回來，只得等他。等了好一會，方才來了。李富幫着搬行李上車。白氏母女，互相挽扶，出了店門上車。伯和給了店錢。又叫車夫進來，交給他車價，說明：「連今天的十四兩也在內了。你且帶在身邊，我恐怕路上有失，丟了箱子，沒得給你，累你白忙了幾天。」車夫歡喜，接在手裏道：「果然今天逃難的人更多了。我問問他們，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才出京的。他們都逃到這兒了，可見得事情是急了。」一面說着，放下了馬鞭子，把銀子放在肚兜子裏，一同出了店門。伯和李富，一邊一個，跨上了車沿。車夫說道：「好！碰個運氣去！運氣壞的，做了砲灰；運氣來了，多掙幾兩銀子。」說

着，把馬鞭一揮，滴溜滴溜的滾着舌頭，那騾子便發腳行動了。

伯和在車上，留心看那往來的車馬，十分擁擠。暗想此時由京出來的，自是避亂。還有望這條路上來的，難道反投到亂地裏去麼？怎得一個熟人問問便好？怎奈來來往往的，留心看了半天，總沒有一個熟人。因問車夫道：「他們那個往這條道上來的，是甚麼意思？」車夫道：「誰知道呢？此刻四起都是謠言，城裏往衛裏跑，衛裏又往城裏跑；其實內外都不得太平。有一天認真的大師兄和洋兵開了仗，他們的輸贏，咱們不管，只別糟蹋咱們旁邊人就好了。……」一面說着話，到了中午時候，便在一家村店門首，停住打尖。那店裏黑壓壓的，人已坐滿了。白氏母女，便不下車。伯和到店裏胡亂吃些東西；買了兩張烙餅，一盤子攤黃菜，泡了一壺開水，叫李富送到車上去，給白氏母女充饑。車夫先解下牲口去餵了，自己却要了一壺酒，拿烙餅捲了攤黃菜，吃着過酒。伯和先吃完了，站在店門口，等車夫。此時門外停的車，愈發多了。本來是一條官道，很寬大的；開了個肩摩轂擊，擁擠不開。伯和正望着時，一輛車子到了門首停下。車上下來了三個老者，也來打尖。店裏面坐不下了，就在門外的一張破桌子上坐下。伯和看那三個人，像是做買賣的樣子。因走近一步，問道：「請問列位，可是從衛裏來？可是往城裏去？」內中一個老者道：「我們雖是從衛裏來，却不往城裏去；是往保安州避亂的。」伯和道：「衛裏此刻不知可還太平？」老者道：「不必提起了，已經鬧的不成樣子了！昨天洋人撥了幾百名洋兵，到京城裏保護使館，火車已停班不開了；洋人要借火車進京，鐵路會辦唐觀察不肯借，同他爭了幾句；洋人便拿起

洋槍來要打唐觀察，觀察沒法，只得借給他。聞得鐵路鐵軌，多有損壞的，不知他也可曾到京？」伯和道：「我們出京多日了，車子不能按站走，老盼不到衛裏。」老者道：「閣下想是要到南邊的，到了衛裏，趕着要走。我看不過幾天，那裏就要大亂的了。最好是望天津到塘沽的鐵路未斷，先到了塘沽去，更放心些。可憐天津衛裏從明朝至今，未曾遭個兵劫，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說話間，車夫吃過了酒，套了車，要起身。伯和別過老者，跨上車沿，動身而行。這一天趕得快，已經過了郎坊。伯和因為吃了東西，飽了，跨在車沿上，顛的不舒服，便下來同李富兩個徒步而行。

行不到三里路，忽然一堆人，捲地而來，也不知爲數多少，沒命狂奔，口中亂嚷：「不好了！洋鬼子來了！」伯和被衆人推的非但不能前進，而且要返身跟着他們向來路返走了。急的沒了主意，那脚步又不能做主；後面來的人過於洶湧，任憑怎樣支持，總是立脚不住。隨着衆人返走了十多里路，又不是原路；那車子也不見了，李富也失散了。不知失散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却說伯和被這一羣人捲地而來的衝散了。既不見了車輛，又不見了李富；又不知端的爲了甚麼事，這般慌張。問問那逃走的人，也都莫明其妙。只不過看見人走也走就是了，亂走了一